

## 白先勇谈玉卿嫂“照镜子”

□何华[新加坡]

今年五六月间,我去台北采访作家白先勇,请他谈谈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、舞台剧的经历和得失,其中就包括《玉卿嫂》的改编。

《玉卿嫂》这篇小说的视角很特别,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叫“容哥儿”的小孩,透过他的视角来看成人世界。小孩子天真,看到的都是“真相”,无意间,却酿成了悲剧——容哥儿把庆生拉去戏园,庆生与女戏子有了外遇。

用小孩的视角看世界,会更真实。譬如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德国作家格拉斯的《锡鼓》就是通过怪诞奥斯卡的眼睛,揭露上世纪德国纳粹的暴行。这个“六岁侏儒”的故事被著名导演施隆多夫拍成电影后轰动全球。说到电影,瑞典大导演伯格曼的代表作之一《芬妮和亚历山大》,也是用男孩亚历山大的视角看家族的纷乱关系。

白先勇说:“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坊,我学到不少东西,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。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珀西·卢伯克的经典之作《小说技巧》对我启发很大,我从这本书里了解到小说叙述视角的重要性,之后写小说时,有意识去想这个问题,该用什么样的视角去叙述。”

1984年,《玉卿嫂》拍成电影,张毅执导,杨惠姗主演。白老师认为:“这是由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,张毅擅长用电影语言塑造人物,心理刻画细腻深刻,主人公四次照镜子,用镜子影像把玉卿嫂的内心变化历史表现出来。”

照镜子,很多名导演都用。意大利电影大师维斯康蒂就很会利用镜子反映人物内心活动。王家卫的电影也擅长“镜像叙述”。

小说当然可以描写梳妆打扮照镜子,但到底不如影像这么直观。电影《玉卿嫂》“照镜子”运用得非常高级,玉卿嫂一共四次照镜子。

第一次,玉卿嫂要去和“干弟弟”庆生约会,看似平静的外表下,藏着对庆生的一腔爱意,她精心打扮,画眉毛、抿口红,满脸都是对小情人的怜爱。第二次,她也是要去幽会,这次照镜子时间很短,一个镜头带过,这时小少爷容哥儿边跑边喊“玉卿嫂、玉卿嫂”进来了,他看见玉卿嫂在镜子前的容貌惊呆了,说她真漂亮,穿得像新娘子。重点是这次玉卿嫂还喝了点酒。杨惠姗的表情

太好了,一脸娇羞,满面春色。后来容哥儿回来,发现玉卿嫂不见了,他跑去庆生那里找她,他戳破窗纸,看见玉卿嫂和庆生在一起。小孩子很吃惊、迷惑,同时还有被抛弃的失落,他成了“成人世界”的“窗外人”。第三次,最精彩,她亲眼看见庆生和戏子金燕飞走在一起,玉卿嫂难过至极。回到家里,这时外面下着雨,她对镜自照,发现头上有一根白发,狠命拔下,放在火盆里烧,有意无意把自己的手烧伤了,她想用肢体的疼痛来减轻内心的痛。杨惠姗的表情有点凄厉,对白发上头、青春不再的那种痛惜。第四次,玉卿嫂有了杀机,打算和庆生同归于尽。她知道自己是最后一次照镜打扮了,所以格外精心。杨惠

姗演得真好,她的表情却是温柔的,仿佛第一次去约会一样,那么平静、那么超然,那些爱恨都藏在里面。对镜打扮好了,她对容哥儿交代几句话,也是无比温柔。孽海情深,情字害人。玉卿嫂用死摆脱了情。

白先勇说:“有一次在上海,上海文艺出版社放映我小说改编的电影,其中包括《玉卿嫂》,杨惠姗受邀出席,她说,‘我演过一百部电影,人家以为我只演过《玉卿嫂》一部。’《玉卿嫂》的确是杨惠姗的代表作。”

导演张毅五年前病逝,杨惠姗大恸。这些年,杨惠姗经常穿张毅的西服、衬衫,用张毅留下的领带,她在张毅的世界里感到温暖和平静。



往事(中国画) □彭炬峰

## 杨振宁的人生“敢爱敢梦”

□彦火

2025年10月18日,杨振宁先生以103岁高龄辞世。消息传来,全球学术界与文化界同感哀悼。杨振宁不仅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,更是一位跨越文化藩篱、融合东西方智慧的哲人,一位敢于追求诗意人生的勇者。

杨振宁的科学贡献,远不止于1957年与李政道同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“宇称不守恒定律”。正如物理学家聂华桐所言:“除了狄拉克,第二位便是杨振宁。”其最高成就,在于与米尔斯合作提出的“杨-米尔斯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”。这一理论从数学结构上奠定了现代粒子物理学的基础,成为弱作用与强作用理论的基石。1979年,格拉肖、温伯格与萨拉姆基于杨-米尔斯场提出弱电统一理论,获得诺贝尔奖;其后,强作用理论亦以此为基础。

此外,杨振宁在统计物理领域亦贡献卓著。他于1952年发表的演绎昂萨格相关论文,解决了学界长期以来的疑难,成为统计物理的经典文献。他的研究横跨多个物理学分支,展现了其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创造力。

杨振宁多次强调:“我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——既是双方和谐的产物,又是双方冲突的产物。”他生于安徽合肥,成长于战乱中的中国,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扎实的传统教育,深受儒家文化熏陶。他热爱中国古典文学、历史与考古,也广泛涉猎当代中国文学,并以自身的中国血脉为傲。

然而,他并未囿于传统。1945年赴美留学后,他深入西方科学与文化核心,在芝加哥大学师从“氢弹之父”泰勒,吸收西方实证科学与批判精神。他善于将东方的直观思维与西方的逻辑推演相结合,形成独特的学术风格。杨振宁说:“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而骄傲,又专心致志于现代科学,将其视为全人类文化的一部分。”

这种文化融合,不仅体现在他的科学研究中,也反映于他对教育的思考。他长期关注“近代科学为何未在中国萌芽”这一问题,并指出西方重视人才、尊重个性、发展科学的社会环境,是催生现代科学的关键。杨振宁呼吁中国加强教育体制建设,培养

兼具国际视野与文化自信的新一代。

杨振宁的治学态度,以“诚实”与“扎实”为核心。他题词“宁拙毋巧”,反对浮夸与投机,强调做学问必须脚踏实地。他归纳出四条学习法则,对后世启发深远:一是博览群书,扩大知识面,知识的积累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,广泛涉猎能为创造力提供土壤;二是切忌死钻牛角尖,若长期钻研无果,不妨暂搁难题,换一新领域,往往能触类旁通;三是采用渗透性方法,知识是互相渗透的,不必拘泥于“按部就班”;四是推演法与归纳法并用,二者结合方能避免形式化泥潭。

杨振宁曾在《读书教学四十年》中写道:“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,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,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。”这些方法,融合了中式教育的扎实与西式教育的灵活,体现出“中西并用”的哲学。他更强调“兴趣驱动”,反对“十年寒窗,理首苦读”的僵化模式,认为唯有热情能化“苦”为“乐”。

杨振宁的感情生活,充满传奇色彩。1950年,他为与杜致礼(杜聿明将军之女)约会,决定留在普林斯顿,甚至拂逆恩师费米的建议。他与杜致礼相伴数十载,育有子女,家庭生活美满。杜致礼逝世后,2004年,82岁的杨振宁与28岁的翁帆结婚,引发社会热议。

当时,舆论多不看好这段姻缘,我在《不信青春唤不回》中写道:“世人大概可分两大类……一是有诗人的潇洒,对世俗持超然态度,敢爱敢恨、勇于突破的人。”在我看来,杨振宁“深谙诗意的人生”,在人生交响曲的尾乐章奏出激昂音阶。

十七年后,翁帆在《与杨振宁先生一起走过的日子》中,记录了他们在香港西贡海滩、太平山顶、美国黄石公园的合影,以及不顾道路艰险、直奔太湖湖的豪情。他们敢于从人生的囚笼、感情的囚笼中突围而出,以灿烂的姿态,为本世纪点燃一朵闪烁美丽的火花。

杨振宁的理想抱负,远不止步于个人的学术探索。他怀着深沉的家国情怀,数十年如一日地协助中国科学界“睁眼看世界”,并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科学。早在1971年中美关



1992年8月,作者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杨振宁(右)七十大寿宴会时摄

系尚未解冻之际,杨振宁便毅然成为首位访华的华裔知名科学家。这次破冰之旅,他不仅为封闭多年的中国科学界带来了西方最新的科学动态,更以其巨大的国际声望,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正面形象。此后,他化身为不可或缺的“桥梁”,多次往返中美,积极推动双边科学交流。他协助筹办大量国际学术会议,并积极推荐、安排大批中国优秀学者与学生赴欧美顶尖机构深造。

杨振宁的晚年,依然活跃于学术与社会舞台。他放弃美国国籍,长居北京,清华大学是其最后的学术家园。2021年,清华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举办“杨振宁学术思想研讨会”,庆祝他的百岁华诞。视频中,他精神矍铄,声音琅琅,思路清晰,令人动容。

杨振宁的一生,是科学与诗意交织的乐章。他以“宁拙毋巧”的态度攀登科学高峰,以“中西融合”的智慧跨越文化鸿沟,以“敢爱敢梦”的勇气实践诗意人生。

塞缪尔·厄尔曼在《年轻》中写道:“没有人仅仅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变得衰老,只是随着理想的毁灭,人类才出现了老人。”

杨振宁从未老去,未离,他的灵魂永远年轻。

#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

